

《作家天地》杂志编辑部

文章编号: 2025AF514

稿件刊发通知书

朱哲辰同志:

您撰写的稿件《当代先锋小说对古典意象的重构——以格非《锦瑟》为例》，经本刊编辑部审阅，符合本刊用稿要求。现拟刊发于《作家天地》杂志 2025 年 10-11 月。

《作家天地》是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马鞍山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管主办，作家天地杂志社有限责任公司编辑出版的大型社科综合类学术期刊。

本刊国内统一刊号：CN34-1027/I，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3-8760。

本刊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人，邮发代号：26-32。



版权声明:

为尊重作品版权，作者在投稿时必须遵守以下版权声明:

- 本刊不接收触犯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伪科学内容的作品。来稿因抄袭或涉密等侵犯他人版权或其他权利的，文责自负，本刊不承担连带责任。
- 本刊所发文章的观点均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刊观点或立场。对所投稿件，本刊有权根据办刊宗旨和要求对其进行适当删改或调整，作者如不愿被改动，来稿时请予以声明。
- 为适应我国信息化建设的需要，实现期刊编辑和出版的网络化，扩大本刊与作者知识信息交流渠道，在本刊公开发表的作品，视同为作者同意通过本刊将其作品上传至上述网站。作者如不同意作品被收录，请在来稿时向本刊声明。

导师签字: 刘瑞文

当代先锋小说对古典意象的重构——以格非《锦瑟》为例*

朱哲辰

【提要】格非《锦瑟》对古典意象的重构采用了一种非同寻常的方式，他在先锋文学的基础上建构起具有古典美学神韵的当代写作范式。一方面是对古典意象内涵的创新，重构后的锦瑟意象超越了古典意象本身的意义，以一种现代性态度翻新了“锦瑟”本身，从而让“锦瑟”这一意象不再是一味伤逝怨慕情感的对应，而与先锋小说的情节、人物命运相联系，显示出更为复杂的意涵。另一方面，在文本形式上，《锦瑟》在古典意象的基础上建构出特殊叙事结构，它借用了古典文学中朦胧隐晦的叙事手法，以锦瑟意象的回环再现与前后连接勾勒出虚实相随、首尾贯通的叙事空间，而实现对传统小说线性叙事逻辑的反叛，由此以多元的解读方式让读者感知到先锋小说文本的开放性质。对古典意象的重构策略以一种先锋姿态建构起独特的文学审美空间，从而让读者能够深度介入历史文化，并最终转化为一次充满生命力与文化深度的文学探索。

【关键词】格非 锦瑟 古典意象 先锋文学

当代先锋文学在发展进程中遭遇着不同方面的困局，而古典资源充满深厚的文脉底蕴，两者之间的交流、对话是先锋文学探索新模式的一种选择。先锋作家们或从题旨上沿用古典资源进行创作，如苏童以《妻妾成群》重写中国封建家庭；或从结构上融入章回体等古典手法来完成写作，如莫言《檀香刑》中的戏曲复调式叙事；或从符码视角重释古典意象，如格非将“锦瑟”“庄周梦蝶”等古典意象放置于叙事迷宫中，使得古典意象的能指偏移发散，这种结合着文化寻根的文学实验突破了古典意象的固化意义，构建出独特的先锋美学空间。

格非对古典意象的重构策略主要体现在他故意设置的“误读”语境、对古典意象的拆解与碎片化拼接、最终实现古典意象由诗性美向哲学美的升华。例如：他不满足于传统文学的线性叙事和明确意义表达，而是通过打乱时空顺序、模糊故事背景等方式，使文本呈现出开放、多元的解读空间，或是他在《锦瑟》中反复提及李商隐的原作《锦瑟》，这绝非简单地进行引用，而是将其解构并融入到现代先锋文学叙事当中。由此，古典意象的原有意义被消解，却又与现代式的小说情节和主题相互交织，产生新的意义。

一、当代作家对古典意象的“误读”

当代先锋文学对古典意象的“误读”始于现代性的抒情焦虑，而表现为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先锋作家们通过打破古典意象的既定语义，将对古典意象的“误读”转化为一种极具文学张力的先锋叙事手段。这种“误读”并非简单的否定，而是将古典意象从既定的历史语境中剥离，进而植入到现代性的存在主义叙事当中，并与具体的故事交合出新的含义。格非的《锦瑟》是这一实践的典型代表。他以李商隐“锦瑟”诗为引，通过侦探小说的外壳消解了原诗单一的感伤基调，将其重构为多种情感复合的意象表征，实现了对诗性传统的逆写。这种“误读”剥离了“锦瑟”原有的历史附着，进而搭建起当代先锋文学叙事的隐喻迷宫，使古典意象符号成为先锋实验的媒介。

（一）侦探叙事的悬疑色彩：反诗性的误读语境

小说以“冯子存之死”为引，将李商隐诗中“锦瑟无端”的哀婉意象转化为一道亟待探索的文本谜题。侦探小说常见的“死亡——推理”框架实现了一个奇妙的闭环：隐士冯子存被村民处决的悬案、考生冯子存吊死他乡的离奇结局、茶商冯子存病榻上的临终梦境、帝王冯子存面对围城的死亡预言，最终又从帝王的结局回归隐士的开头，构成一条环环相扣的“死亡链”。四个冯子存都在追索李商隐的《锦瑟》，它或是隐士苦心研究的古典诗歌，或是考生会试的中心考题。原本象征哀思的古典意象被解构成一条叙事密码，用以打开每个故事背

* 本文系南京林业大学大学生国家级创新计划训练项目“中国当代先锋小说‘元小说’叙事模式研究”（编号：202410298053Z）的阶段性成果。

后的真相，引导着读者在侦探小说的追问中拼贴他们想要的结局。在这一过程中，侦探小说的悬疑光辉掩盖了古典意象的抒情色彩，构建出一层反诗性的误读语境。

（二）意象能指的漂移：运动中的误读语境

侦探小说强调“真相的揭露”，但《锦瑟》通过“梦中梦”的叙事迷宫颠覆了这一逻辑。冯子存的四重身份（隐士、考生、茶商、帝王）是四个相互指涉的符号，每个故事结尾都以“讲述另一个梦境”延续生命，从而使“锦瑟”这一意象的能指处于不断的漂移：从隐士篇的死亡预兆，到考生篇的欲望投射，再到帝王篇的存在主义隐喻，最终形成了“琴声—死亡—再生”的符号链。这种结构表面上恰如侦探小说中层层剥茧的过程，但解谜的最终结果却是能指的无限延异。这一结果将古典意象固定的象征意义打破，使其与变化莫测的故事情节勾连，从而构筑出一层运动中的误读语境。

（三）庄周梦蝶的叙事闭环：哲学渗透的误读语境

小说用侦探式的解谜来整合道家哲学，让古典的意境符号实现现代转换。帝王冯子存存在城破之际，写下了“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表面上这是在呼应李商隐原诗的典故，实则暗藏一层侦探式的推理：这两句诗成为破解冯子存死亡命运的“密码”，引导读者追问“四个冯子存中，究竟谁才是梦中人”。而在帝王冯子存将死的结局，叙事又回归到隐士冯子存凝视流水，思索死期的场景，侦探小说追求的线性的真相终点被彻底抹除，取而代之的是庄周梦蝶式的认知闭环——每个冯子存既是侦探又是凶手，既是叙事主体又是他者梦境的产生物。这种结局以其“未完成性”实现了对传统小说“大团圆”结局的颠覆，也以这样的开放式结局逆转了古典悲剧的伦理净化功能，构成了当代视角下的“西西弗斯困境”——死亡不是终结，而是新一轮荒诞循环的开始。通过这样的嵌套，格非构筑了对古典意象的哲学角度纵深误读语境。

二、非线性叙事对古典意象的碎片化拼接

当代先锋文学的写作中经常采用非线性叙事策略。非线性叙事策略打破了传统线性叙事的束缚，为文学创作带来崭新的活力。常见的非线性叙事策略如时空倒错、多线并进、意识流等。格非的《锦瑟》是运用非线性叙事的典范。在时空上打破了线性的时间顺序，使故事时间跳跃交错。叙事视角多变，不同故事采用不同视角，人物身份和思想在切换中呈现断裂与新生。叙事语体也不一致，各故事文体有差异，如帝王篇古体化。这些独特策略将如“锦瑟”“蝴蝶”等古典意象拆解又巧妙拼接，再以现代叙事方式重新诠释。

（一）非线性时空叙事：循环嵌套与梦境迷宫

小说通过四个冯子存故事片段的“死亡——入梦”循环，构建起博尔赫斯式的迷宫叙事结构。例如：隐士冯子存被处死后，其死亡场景戛然而止，又突然通过教书先生的回忆跳转为书生冯子存的赶考经历；茶商冯子存临终前的梦境又进而开启国君冯子存的故事，最终国君的“梦中之梦”再次回到隐士冯子存凝视水边的起点。这种首尾相接的环形结构，将李商隐原诗《锦瑟》的“一弦一柱思华年”诠释为时空坐标的递归与折叠，颠覆了常规的线性时空叙事，另外，不同的故事片段模糊具体的历史背景，将晚唐、明清等时代符号混用。例如茶商故事中出现的异国商物，这些跨文明的文化意象与李商隐原诗的古典诗词意象同台演出，形成别具一格的先锋文学叙事张力，同时也暗示记忆的不可靠性。这种处理使“沧海月明”“蓝田玉烟”等意象脱离了最原初的历史文化语境，成为漂浮在空中的、可供自由摘取的符号碎片。

除了故事背景的时空跳跃之外，每个故事又都以梦境为媒介实现时空切换。如书生冯子存考试失败后，姐姐讲述“茶商故事”时突然进入梦境，茶商临终前通过回忆《锦瑟》触发帝王冯子存叙事。这种“梦—梦”的嵌套叙事模式，使古典意象不再局限为固定且明确的表意，而在不同时空中被赋予不一样的含义，格非也借此实现了虚实边界的消融。

（二）非线性叙事视角：身份断裂与不可靠叙述者

在《锦瑟》当中，冯子存以隐士、书生、茶商、国君四种身份交替出现，每种身份都对应不同的叙事焦点。在隐士篇当中，作者采取第三人称的全知视角，聚焦着“竹林”；而在书生篇中，作者以有限视角揭示赶考途中的感官迷乱（如梅雨季的潮湿气味、妓女与姐姐的形象重叠）；在帝王篇之中，又采用史传与戏剧独白交织的视角，凸显着为权而死的荒诞性。独特的是，在这四个故事当中，每个故事的叙述者均不可靠：隐士故事由村民口述，书生故事依赖姐姐的碎片化回忆，帝王故事则来自茶商的临终梦境。这种变化莫测的视角的不确定性，使“杜鹃啼血”“琴弦断裂”等古典意象失去固定意义，在正统记录与人为虚构的深渊边缘摇晃。

不同身份冯子存不仅能提供不同的视角，他们之间的精神困境也形成会话关系：隐士的虚无、书生的迷狂、茶商的物欲、帝王的暴戾，共同构成了知识分子的精神图景写照。“琴弦断裂”在隐士篇中是死亡的预兆，在帝王篇中却隐喻启蒙话语的失效。同一个古典意象在不同环境、不同身份、不同视角下发生了意义增殖，又像一个不断递归的算式，互相由彼此产生。

（三）非线性叙事语体：文体杂糅与古典转译

《锦瑟》中，冯子存四世也对应着叙事文体的四种身份化适配。在帝王篇之中，作者模仿史传体与诏令文书，如“朕即国家，国家即朕”的独白句式，这呼应李商隐诗中的“望帝春心”的典故；茶商篇之中，则采用笔记小说与商业账簿结合的独创语体，用“白银三千两”“波斯商队”等语言解构“沧海珠泪”的古典抒情性质，使其演变为商业视角下的财富象征；回到隐士篇，作者又融入了道家语录与现代意识流写法，在文体的变换中埋下诸多隐喻。作者正是在这些富有叙事张力与美学价值的语体中实现了对古典意象的现代性重构，正是不同文体的碰撞迫使古典意象发生了转义。

格非通过时空折叠、视角断裂、语体杂糅三重非线性手段，将李商隐诗歌的古典意象拆解为不同的符号零件，再以先锋叙事手段重新组装。这种重构既保留了“锦瑟”“杜鹃”等意象的美学价值与诗性风韵，又赋予了它们现代性的内核——一个体式的存在主义困境。最终，《锦瑟》通过非线性叙事实验的手段实现了对古典意象的“激活与再生”。

三、古典意象的悲怆美的哲学重构

格非的《锦瑟》以李商隐原诗为底色，通过“意象误读”与“叙事重构”的双重手段将古典意象的物象美、悲怆美升华成了存在主义哲思的玄远之境，既实现了对古典意象诗性的祛魅，又完成了一次抒情传统的现代续写，做到了古典意象融合着哲学之美的返魅。

小说中，“锦瑟”不再仅是追忆似水年华的固定符号，那琴弦的断裂与重组暗合了《周易》哲学的“大衍”宇宙观，琴弦震颤，奏响的不仅是个体化的哀思，更是当代视域下存在主义困境的狂想。这种富有叙事张力的书写不仅承载了李商隐诗中“一弦一柱思华年”的诗性惆怅，又以碎片化叙事手段呼应着《文心雕龙》中“寂然凝虑，思接千载”的哲学思想，使古典意象之悲怆美在非线性时空中升华成为“刹那永恒”的顿悟。“沧海月明珠有泪”的意象则经历三重美学转化：原典中明珠泣泪的凄楚情绪，在格非笔下既延续了《二十四诗品》“玉壶买春”的典雅气质，又通过茶商冯子存对玉器的痴迷与幻灭，将单纯的器物审美推向“物哀”层面的哲思，暗含庄子“物物而不物于物”的生命观照，最终在沧海明月之境的澄澈中，完成了从伤感悲情到“乘物以游心”的超然重构。这种重构深植于中国美学的“中和”传统：隐士冯子存竹林听雨的玄思、国君自戕未遂的留白，皆以“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含蓄笔法，使叙事消融于一种水墨烟霞的朦胧当中。这种叙事手段既承袭严羽《沧浪诗话》当中那“空中之音、相中之色”的传统，又通过留白为悲怆情感赋予“羚羊挂角”的哲学空灵。在此过程中，古典意象的悲怆之美并未彻底消失，而升华为对生命本质的叩问。这种重构回应了李商隐的“无题”诗学，更在张清华所言“历史空缺处的美学填充”中，为古典意象开辟出“目击道存”之感的哲学深度。

锦瑟之弦，震颤的不仅是追忆的怅惘，更是古典意象在现代语境中的复活、重生。

参考文献：

- 格非 2009 《中国新时期小说选》北京作家出版社。
- 陈晓明 2004 《无边的挑战 中国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陈晓明 2009 《中国当代文学主潮》，北京大学出版社。
- 张清华 2014 《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张清华 2005 《存在之镜与智慧之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陈平原 1988 《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上海人民出版社。
- 琳达·哈琴 2009 《后现代主义诗学：历史·理论·小说》，南京大学出版社。
- 雅克·德里达 1999 《论文字学》，上海译文出版社。
- 帕特里夏·沃·元小说 1984 《自我意识小说的理论与实践》劳特利奇出版社。